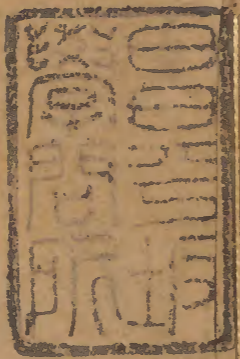


二程全書

經說

一之三



漢書門類		九三〇〇	
函	架	冊	號
一	一	七	〇
〇	〇	〇	〇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三〇〇	函架
〇〇	冊號
一七〇〇	
〇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60
冊數	16 (14)
函號	298 143

共十六本

十四



河南程氏經說目錄

第一

易說繫辭

第二

書解

改正武成

第三

詩解

第四

春秋傳

第五

禮記

明道先生改正大學

漢堂文庫



伊川先生改正大學

第六

論語解

第七

孟子解

第八

中庸解

伊川經說卷之一

易說

繫辭

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高卑既別貴賤

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理本

作萬事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

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陰陽之交相

摩輒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

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

女乾當始物坤當成物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

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

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

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乎其中也聖人既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為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翫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翫辭而能通其意觀象翫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

象言卦之象爻隨時之變因失得而有吉凶能如是則得無咎位有貴賤之分卦兼小大之義吉凶之道於辭可見以悔吝為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無咎者以能悔也卦有小大於時之中有小大也有小大則辭之險易殊矣辭各隨其事也

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徧也綸理也在事為倫治絲為綸彌綸徧理也徧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為幽成象為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聚為精氣散為游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也以幽明之故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無

差違相似謂同也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無過差旁行而不流旁通遠及而不流失正理順乎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也順理安分故無所憂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存乎同也是以能愛範圍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運化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無遺失通晝夜闢闢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而易之準道無有形體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繼此道則為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由

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運行之跡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無方變化無跡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無窮也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體備法象著矣推數可以知來物通變不窮事之理也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惟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為剛柔動靜也

易道廣大推遠則無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物之理無有不同乾靜也專動也直專專一直直易惟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開應乾開闢而廣生萬物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

伊川系說卷一
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也
易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則崇
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設則
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爲性誠之者人心存
乎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也

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蹟深遠也而此擬其形容體象其
事類故謂之象天下之動無窮也必觀其會通會通綱
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繫之辭以
斷其吉凶者爻也言天下之深遠難知也而理之所有
不可厭也言天下之動無窮也而物有其方不可紊也
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
化爻之時義擬議議而言之也舉鳴鶴在陰以下七爻

擬議而言者也餘爻皆然也

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大
一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
則爲五十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爲用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化言功鬼
神言用

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對萬變可贊祐於
神道矣謂合德也人惟順理以成功乃贊天地之化育
也

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也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言
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
也以動者尚其變化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

作事當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考其占受命如響遂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

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才有上五者便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

或曰乾坤易之門其義難知餘卦則易知也曰乾坤天地也萬物烏有出天地之外者乎知道者統之有宗則然也而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卦隨時應變取舍無常尤為難知也知乾坤之道者以為易則可也

伊川經說卷之一

伊川經說卷之二

書解

孔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簡遠如此其上可知所謂大道雖性與天道之說固聖人所不可得而去也如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之要語非後代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不去也使誠有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謂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此出戰國權變之術竊窺機要以為變詐之用豈上古至淳之道邪又五典既

皆常道去其三何也蓋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爲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之職以志其事自堯始其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前世說易之書也易本八卦故以八名夫子贊易道以黜去是書所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舊書之過可見也芟夷繁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人或疑前代之書聖人必無所刪改此亦不然若上古聖人之世史官固當其人其辭必盡善若後世之史未必盡當其辭未必盡善設如其書足以垂範不可去之而其或有害義聖人不得不有芟除更易也其不可更易者其事耳未必須會刪改但辭苟有害有可刪改之理耳或疑血流漂杵之辭何不改此乃非害義理之辭也堯典爲虞書蓋虞史所修辭

典已下皆當爲夏書故左氏傳引大禹臯陶謨益稷等皆謂之夏書也若以其虞時事當爲虞書則堯典當爲唐書也大抵皆是後世史所修典則也上古時淳朴因時爲治未立法度典制至堯而始著治迹立政有綱制事有法故其治可紀所以有書而稱典也楊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蓋伏羲始畫卦造書契開其端矣至堯而與世立則著其典常成其治道故云成也書序夫子所爲逐篇序其作之之意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昔在文連下文光宅天下已不若與上文相連則文勢當云在昔也聽廣曰聰視遠曰明堯之神智所知所照

洞徹無不流通故謂之聰明文文章也謂倫理明順成
文也思謀慮意思也謂其含蓄言堯之神智聰明而其
動作施為有條理文章其發謀措事意思深遠以此聰
明文思臨治天下故其道允顯故云允宅允顯居天下
也既老而將遜避帝位因禪讓於虞舜故史官作此堯
典之書以載其事此夫子之序舉一篇所紀之大要也

堯典

此題書之日也

曰若稽古帝堯

史氏追紀前世之事若考古之帝堯其事云放勳以下
是也堯典字為題下加曰者謂堯典之辭曰也若發語
辭如書中王若曰之類也古史之體如此下若稽古帝
舜大禹皋陶皆謂考古之其人其事如此也

曰放勳功迹之著也放依也上古淳朴隨事為治未立法

度至堯始明治道因事立法著為典常其施政制事皆
依循法則著見功迹可為典常也不惟聖人隨事之宜
亦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放勳上更加曰字者稽古之帝
堯其事曰如此也古史之體發論之辭也前儒見云放
勳遂以為堯之名因而又以重華文命為舜禹之名若
以其文同則亦當以允迪為皋陶之名而獨不謂之名
者故或稱堯或稱放勳互稱之如孟子曰堯事而傳錄
誤作放勳亦如傳記中言仲尼或作夫子或作孔子之
類但舉其人耳誤不足怪也

欽明文思安安以此四德行放勳之事欽敬慎明聰明文
文章思謀慮有此四者故其所為能得義理之至當上
安其所處也下安得其理也謂其所為放勳之事皆安

於義理之安

王介甫云理之所可安者聖人安而行之

序言堯德故云聰明文思此言其立事故云欽明文思施各有所宜也立事則欽慎爲大舉德則聰明爲先各因其宜單言明則包聰

允恭克讓允被四表格于上下既言其有欽明文思之德故所以能立事成勳安於義理之安又言其允恭克讓所以允被四表格于上下允當也前儒訓信信然乃當也其實一義恭謂欽順克能也禹曰朕德罔克是也讓謂謙讓不有其功之謂也言堯其所爲至當而能欽慎其才至能而不自有其能夫常人之情自處既當則無所顧慮有能則自居其功惟聖人至公無我故雖功高天下而不自有無所累於心蓋一介存於心乃私心也

則有矜滿之氣矣故舜稱禹功能天下莫與爭而不矜伐乃聖人之心也故堯舜允而恭克而讓夫雖允雖克足以立事成功而已未足以允被四表而格上下也必事當於彼而欽慎於此能高於已而讓肅自有此天下所以感悅信服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聖人與常人異人知允當不可矜也則爲恭異知能之不可眩也則是謙讓必悅而誠服也然作爲於中而假之於外欲常其德且難矣况足以感人乎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聖人之公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孰尸其功故應物而允於彼復何存於此也故不害欽慎之神能亦由乎理而已故無居有之私天下見其至當而恭能高而讓所以中心悅而誠服也蓋一出

於公誠而已惟其志至誠故能允顯及於四遠先儒訓
堯作允光輝照耀乃充塞也其實一義天下咸服其德
則是其德充塞至於天地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
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前言堯之德此言堯之治其事有
次序始於明俊德俊德俊賢之德也堯能辨明而擇任
之也帝王之道也以擇任賢俊爲本得人而後與之同
治天下天下之治由身及家而治故始於以睦九族也
注云或疑親睦九族豈待任俊德乎蓋言得賢俊而爲
治治之始自睦九族爲先故以次序言之也以王者親
睦九族之道豈不賴賢俊之謀乎
九族既已親睦以至於平治章明百姓庶民也前云明俊

德既明而用之則任之之道包在其中矣故便及庶民
王國百姓既已昭明倫理而順治矣則至於四方萬國
皆協同和從天下黎庶於是變惡從善化成善俗而時
雍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前言堯之
治始於明俊德而後由睦九族以至和萬邦變時雍此
復言其立政綱紀分正百官之職以成庶績而事之最
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明曆象欽若時令以授人也天下
萬事無不本於此故最先詳載其事聖人治天下之道
惟此二端而已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
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剗制立度盡天
下之事者治之法也作典者述堯之治盡於此矣自堯

曰疇咨已下皆紀其事以明堯之聖耳

自上古之時固已迎日推策矣堯復考星以正四時其法明而易準乃命羲和使敬順天時曆以象日月星辰之行次疏云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四時節候以班隨時之政授人時也又分命羲和二叔仲叔各主一時分命羲仲居東方之官主春時之政嵎夷東方之名東方陽之所生出歲所起也故云暘谷主敬導出日之政猶春氣之生舉歲首之事平均次序東作耕播之事又察晝夜之中鳥宿之見以正仲春之候使無差天時當是時民析散處田野耕作鳥獸則交接孕育上方察正其時舉其時政又言民物皆隨天時而然也

羲氏主二時又重命羲叔居南方之官主夏時之政

云訛化也釋文言平序南方化育之事凡順夏時所施政教也厥民因謂春時播種在田民因就居於野收斂而後耕播也

寅饑納日西日入之方秋收成之時敬隨時變終歲之事夷平也秋稼將熟歲功將畢民獲卒歲之食心力平夷安舒也豨澤好也

北方曰朔方者朔初也暘生於子謂陽初始生之方也幽都幽陰之處也上云朔方止言北方也故須復云曰幽都居北方之官主順隆陰之候布冬時之政也平均也在察也平察終卒而反始所當更易之事也冬一歲之事既終則平察改歲當更之事也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如彼北方終其陰而復始其陽故云朔易或

以爲朔初也平在其來歲初始變易之事耳如此則不能包見其冬今歲之初也或又以爲來歲更易之事自是春官所職此亦不然古者功作之事皆於冬月閑隙之際如修完室廬墻垣之類非今歲之用皆爲來歲計耳皆是一歲之事既終則復慮其始也若蓄種實修耒耜備器用不可俟來春農事既興而春官遽爲之也

春釋詁云嗟也告與語之辭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法至堯而精密詳具故舉其法以勅羲和使職之古之時分職主察天運以正四時遂居其方之官主其時之政在堯謂之四岳於周乃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知其道故以星曆爲工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自乃命羲和以下言堯設官分職立正綱紀以成天下之務首舉其大者是察天道正四時順時行政使人遂其生養之道此大本也萬事無不本於此天下之事無不順天時法陰陽者律度量衡皆出於此故首舉而詳載之其他數事無不備言故統云允釐百工言百工之職各分命之也各授其任使行其治是信使治也允釐信治也百工各信治其職故庶工皆和史載堯治天下之治盡於此矣庶績咸熙治之成也自放勳至格于上下堯之德也自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堯治天下之道也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堯立治之法也自帝曰疇咨已下至篇終言堯之聖明能知人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咨嗟告與語之發辭問誰乎能順於
是者將登庸之順是謂順我之治也辭不與前相連此
堯老將遜帝位博求賢聖之意故放齊對以胤子朱啓
明朱本不害故云明發而明通矣又訪問誰能若順我
事此又別一時求人之事也方鳩僭功言方集其功靜
言庸違王介甫云靜則能言用則違其言象恭滔天言
其外貌恭而中心懷藏姦偽滔天莫測○蕩蕩乎平漫
之狀懷山襄陵故蕩蕩然也
吁歎之辭方不順也命正理也謂其不循順正理而毀
圮族類傾陷忌克之人也汝能庸命遜朕位汝能用命
由正理也其順行帝位之事
明明揚側陋使顯揚側陋之賢

四岳堯之輔臣固賢者也堯將禪帝位固宜先四岳不能
當復使之明揚在下之可當者宜其得聖人也後世多
疑以為岳可授則盡授之不可授則何命之也夫將以
天下之公器授人堯其宜獨為之乎故先命之大臣百
官以至天下有聖過於已者必見推矣遞相推讓卒當
得最賢者矣事之次序理自當然
瞽子父頑岳曰所謂瞽叟之子也其父頑母嚚象傲烝進
也釋詁云蒸蒸勉益漸進之義其愚惡難化故漸益進
之使治不至於姦凶之罪自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已下
載帝堯求人之事所以明其聖能知人也親愛之至莫
如朱知其惡而弗授其工之能言象恭鯀之才智天下
之大姦佞也能隱其惡而任其職克朝之賢如四岳且

弗能辨而稱其才况百官諸侯下民乎是舉世莫不賢之也堯獨聞舉而吁既而其工卒以惡誅鯀績弗成舜居微陋其德始升聞師舉則俞其言遂授之位非大聖獨見其能然乎其曰我其試哉將試觀其聖德暴之天下也故女之以二女命之尊位使之慎徽五典時敘百揆固非未能信而試之也或曰其工鯀之徒堯既知其惡矣何不去也曰彼所謂大姦者知惡之不可行也則能隱其惡立堯之朝以助堯之治何因而去之也及將舉而進之則堯知其不可蓋用過其分則其惡必見如王莽司馬懿若使終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起篡逆之謀而終身為才能之臣矣鯀居堯朝雖藏方命圯族之心飾善以取容故舉朝莫知其惡是其惡未嘗行也及

居治水之任則其惡自顯矣蓋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也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族者所能乎故其惡顯而舜得以誅之矣共工驩兜之徒皆凶惡之人也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上又將使之出之此凶亂之人所以不能堪也故其惡顯而舜得以誅之如管蔡在武王之世何由作亂當成王少周公攝政乘其事會有以發其凶慝之心也或曰堯知鯀不可大任何為使之曰舜禹未顯舜登庸時始三十矣禹幼可知當時之人才智無出其右者是以四岳舉之也雖九年而功不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敘故其自任益強咈圯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以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故

誅之當其大臣舉之天下賢之又其才力實過於人堯
安得不任也若其時朝廷大臣才智有過餘者則堯亦
不任之矣

舜典

舜典夏時所作篇末載舜死夏時所作可知故史爲追紀
之辭與堯典同

虞舜側微側微重華協于帝盛德光華與堯相襲協協而于

帝位言以聖繼聖宜於天下也故云重華協于帝此句
總言舜事曰若考古之帝舜重華協于帝白濬哲文明
已下重敘其德也如堯典統言欽明文思安安已復云
允恭克讓以下事重敘其德也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八事濬淵弘濬濬智文文章明聰明

溫粹和恭恭敬允信當去聲塞克實八者以形容其聖德
凡稱聖人取其德美之煥發者而稱之繫其所取不
必同也如稱堯則曰欽明文思安安稱仲尼則曰溫良
恭儉讓要之皆聖人之德美稱之足以見其聖人耳譬
夫言玉之美者或美其色之溫潤或稱其聲之清越或
取其堅貞或美其精粹要之舉一則足以知其實矣隨
人之所稱足以見其美則可也

玄德聲聞玄幽遠之稱是也舜潛德幽遠之中又其德深
遠故云玄德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堯既命之以位而舜敬美其五常之
教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也五者人倫也言長幼則兄弟尊卑備矣言朋

友則鄉黨賓客備矣 孔氏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
存烏能盡人倫哉夫婦人倫之本夫婦正而後父子親
而遺之可乎孟子云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五者人
倫大典豈舜有以易之乎五典克從則左氏所謂無違
教也

納于百揆謂進置之于揆度百事之任而其所揆裁處皆
時敘順成也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賓禮接也門內外之限也京師為內
則四方皆外也中國為內則夷狄為外也穆穆和正之
貌舜禮待四方而諸侯協和四夷懷來皆從其綏化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進置之於大麓之任謂總領庶政
也麓山阜草木百物所聚也訓猶聚也故孔子云錄也

錄亦總聚之義前云納于百揆又云納于大麓何也曰百揆揆

度百事謀議之任也大麓總錄庶政統領百職事之任
也非是歷遷數職也各舉其事言耳云使之敬美五典
則克從使之揆事則時敘使之賓懷四方則穆穆使之
總庶政則陰陽和或曰序云歷試諸難安知非居數職
也曰謂歷試如上諸難事耳非歷居數官也堯得舜則
置之上位自五典而下皆非一司之事也大麓者總錄
庶政之稱故極其全功而言不可止舉一事也

庶績咸熙黎民雍和陰陽順序風雨時若無烈風雷雨之
愆錯逆亂也或曰不止言風雨弗迷而云烈風何也既
曰烈風矣又曰弗迷辭似不順曰謂無烈風雷雨之迷
錯也風無時之物故必言烈乃見迷若雷雨必順時若

當賜而降冬發夏不震則不必迅暴然後爲述所以獨
風言烈也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詢謀汝所行之事以考汝之前言
皆可致功實也聞其言則堯知其聖矣見於事至於三
年而後天下知其聖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祭也既受終則察七政之度不
愆忒否以觀天意蓋聖人欽若昊天之道也天意既順
於是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告其受命攝治
也六宗三昭三穆也先已受終文祖矣故止禋六廟也
堯之六廟或曰舜既受終始占天意何也如七政有
則如之何曰未受終則天意何緣而有順逆理必受而
後有察也如其有變則天時不順遜避而已何疑焉人

苟誠焉則感於天地通於神明豈有二聖授受之際而
有天意不順者乎注云或以爲既受終則欽若昊天乃
所當先故考齊七政非謂祭已之意合天否也此則不
然自堯之欽若命官乃舜納于大麓其見之政久矣既
受命而君固宜察天意也

肆類于上帝肆遂也猶後之屬文者言於是也

自上日受終而類上帝禋六宗至徧羣神輯斂五瑞徵五
等諸侯也至月終則四方諸侯至矣遠近不同來有先
後故曰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也蓋欲以
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既見則頒還其瑞玉自
歲二月巳下言巡狩之事非是當年二月便往亦非一
歲之中徧歷五岳也所至協正時日同其度量正五等

諸侯之秩序制度之等差是修五禮也五等之制古有之矣防其亂故巡狩所至必修明也正其五等制度并其君臣所執珪幣皆使合理也

如五器卒乃復者諸侯尊而贊重故也覲則復還其玉餘則否所以禮答列辟也五器即五瑞以其物言則玉以其寶言則瑞以成形言則器

歸格于藝祖用特歸格告至於祖廟也此記禮也止言祖廟舉尊耳實皆告也如告朔大廟亦不止告祖也四時之祭則各有牲如告朔告至之類非祭也共用一牲而已故云用特若受終而禋則是祭也雖古禮不可詳知悉薦新之類亦止就廟耳惟時祭設主則各就其室非祭不必設主也

每五載一巡狩則一方之諸侯朝于岳下故云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巡狩非能徧至諸國也至方岳則覲見一方之君使各進陳其為治之說其言之善者則從之而明考其功有其功則賜車服以旌其功也注曰民功曰庸其言善則考而褒之其言不善則固有以告飭之矣

肇十有二州上古九州治水之後禹別正其九州之封界舜始分為十二州在洪水既平之後此歷敘舜事故肇十二州在四罪之前言殛鯀在說用刑之中非是先分十二州而後殛鯀也禹貢云別九州者洪水治平而定九州之域在後始分十二州

封十有二山孔傳云封大也必非以人力增大其山使大

也蓋表其山爲一州之鎮耳

象以典刑象罪之輕重立爲常刑鞭作官刑治官之刑也
小過不用正刑補作教刑凡教皆用不必指在學校流
宥五刑情之有宜矜貸則流於遠以寬宥其刑五刑分
其遠近皆災肆赦怙終賊刑皆過也謂過失入於罪者
災害也謂非人所致而至者肆緩也今語有縱肆寬緩
之義赦除釋之也皆者肆之災者赦之也雖罪非固犯
失由於人故必致法矜其情而緩之耳災非由人宜加
恤也故直赦之怙恃其惡與終固其非者凶惡之民也
故殘害之以刑使不得爲人害也是賊刑也上云皆舜
之制刑立法如此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史官旣載舜
制刑之法而重明舜意云舜之於刑欽哉欽哉惟刑之

爲憂恤哉言其敬慎哀矜之至也

注云說者皆以爲舜語非也

流其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
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史官載述舜之制刑因敘其所用
刑也四罪蓋肇十有二州之前大抵流放統謂之流故
曰流宥五刑而於流之中有輕重之稱流者去遠之也
如水流去放者屏斥之竄者投置之以罪之輕重地之
會惡遠邇爲差殛則誅死之也四者自輕及重而言殛
鯀必於羽山者非時適在彼則惡之彰著或敗功害事
於彼耳

百姓如喪考妣百姓庶民也言庶民則君子可知矣正月
元日舜格于文祖三年喪畢而朝廷公卿天下諸侯皆

請舜正位故復至文祖之廟以告見焉孟子云其避丹
朱之事蓋喪畢而不自有之畏避也朝廷諸侯請之是
天下從之也推其事而言耳故史官不載其事或曰舜
往避於南河之南迹之顯者書不云何也曰書之紀事
不如後史之繁悉也若五載一巡狩則舜之在位其所
往多矣皆不記也

改正武成

武王伐殷往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惟一月壬辰旁
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
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會孫周王發將有大
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
主萃淵藪予小子旣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
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
無作神羞旣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
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釋箕子囚封
比于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
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
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咸服丁未
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
告武成旣生魄庶邦豕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
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
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
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

其承厥志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乃反商政政由舊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伊川經說卷之二

伊川經說卷之三

詩解

世傳胡氏本辭多不同疑後人刪潤今悉從舊本也

周南 關雎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咏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商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故曰興於詩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古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

學豈能興起也世之能誦三百篇者多矣果能達政專對乎是後之人未嘗知詩也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如小雅鹿鳴而下各於其事而用之也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之成至如一作於麟趾騶虞乃其應也天下之治由茲而始天下之俗由此而成風之正也自衛而下王道衰禮義廢今正風者無幾矣其刺上至指詆其惡豈復有譎諫之義也蓋發於人情怨憤聖人取其歸止

於禮義而已惟雅亦然所美者正也所刺者變也規誨者漸失而未至於刺也爲詩之義有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止凡所刺美皆是也賦者詠述其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是也比者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亦烏八八是也興者興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雅者陳其正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頌者稱美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也學詩而不分六義豈知詩之體也詩之別有四曰風曰小雅曰大雅曰頌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事有大小雅亦分焉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有是四端所謂四始也詩不出此四者故曰

詩之至也得失之迹刺美之義則國史明之矣史氏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南化自周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國君而下正家之道先王之所以教天下也故繫之召南化自召而南也今本南字皆誤公召伯爲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二南者正家之道王化之所由興也故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爲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是則關雎之義也

漢廣

漢廣言漢之廣大猶云江永也本言文王之道南被江漢

之域因取漢水爲興水之爲限不可踰也以興禮義之爲閑不可犯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家齊俗厚婦人知守禮義旣以禮義爲防則非僻之思自絕雖有以非禮求之者亦不可得而犯也不可符而犯則不思犯矣夫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倚喬木不可攀及也故人絕欲休之思與女有高潔之行非禮者自無求之之思也重稱漢水之廣不可思游泳以濟江之長永不可思方而渡也江大於漢雖方尚不可濟難於泳矣興以禮自閑不可侵凌也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錯薪翹翹然必擇其端直者刈之如是之女豈所不願得哉之子者若得之以歸則言秣其馬矣情切之意惟其禮法之限不可得也不止無非禮之

私思又知其端直之美而願慕之也

汝墳

關雎之化行則天下之家齊俗厚婦人皆由禮義王道成矣古之人有是道使天下蒙是化者文王是也故以文王之詩附於周南之末又周家風天下正身齊家之道貽謀自於文王故其功皆推本而歸焉漢廣婦人之能安於禮義也汝墳則又能勉其君子以正也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爲樵薪之事思念君子之勤勞如久饑也調作軻重也二章自勉之意伐肆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三章勉君子以正言其勤勞猶魴魚之類尾蓋王室暴政如焚焰雖則如是文王之德如父也之甚適被文王之德化忘其勞苦也

麟之趾

關雎而下齊家之道備矣故以麟趾言其應關雎之化行則其應如此天下無犯非禮也自衰世公子也下序之誤也以詩有公子字故誤耳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關雎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仁厚趾角定皆於麟取之皆有仁厚之象也趾不踐生草定之狀必有異常物角端有肉公子之仁厚如是也既言之又歎美之曰吁嗟麟兮

召南 江有汜

此亦文王時詩因附於此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待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歸謂從君子也美人

君當使妾媵均承其澤故以歸言非謂是嫁來之歸也
汜分之小洲渚之岐則大矣沱之爲言別也幾相類矣
言水之分流與夫人之不專君子前二章止言嫡不由
是道其後自悔卒章則言不過我而無怨笑歌順命蓋
言其所以致嫡之自悔也處得其所處也過及也笑喜
樂而已歌之發於中也

谷風

習習和風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
同暉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家
室正如陰陽和而成雨采葑菲者以其有下體也無以
以也夫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
至於偕老承上章意我行道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

乎此也不遠伊邇謂此道不遠而邇何莫置我當其分
乎送置也畿分也所以疆畿者所畫之界分耳茶至苦
也乃以爲甘新昏非禮之至也友好之如弟涇濁而涇
清今涇反以涇爲濁澁澁清貌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
爲濁而其汙自澁澁以言其惑而不得其正也愛其新
昏而反不以我爲屑也梁笱喻已所治家事惜爲其毀
敗梁所以壅蔽使毋撤而逝之笱所以在魚使毋發而
去之我身之所爲且不能省閱暇惜我既去之後乎就
其淡矣已下陳其躬所爲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
力而爲之淡則方舟淺則泳游不可計其有與亡也強
勉求爲之耳不特如是治其家而已又周睦其鄰里鄉
黨莫不盡其道我所爲者如是不能心知念我而反以

我爲警惡情心所畜也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由心阻絕其善也昔惟恐養生之道窮困及爾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既饒息矣乃比我於毒所以蓄藏美物者以禦冬爲卒歲之備也今乃止以我禦窮困之時終乃見棄肆習也貽我以武暴憤怨習而爲常矣暨息也不念昔之安息於我室家心所歸息也

簡兮

賢才之人可以爲王臣而簡擇取之方將使之爲萬舞日之方中明朝之時又在前列而處上見之宜可辨而不能知之也碩德之人僕僕然心廣體胖在公庭爲萬舞也次章又言其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武也執轡如組

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左執籥而右秉翟言其能之備羽籥二事皆能之也其顏色如渥丹然必言其顏色之充美者以其在前易見其才藝容色如是而公錫之以爵而已勞賤者之道也榛之在山苓之在隰乃其宜也賢者宜在王朝也云誰之思思彼王國之賢者言彼美德之人爲王朝之臣乃得其所也言之所以歎此之不得其所也或云美人蓋謂衛之賢者文意不然

北風

序云並爲威虐謂君臣上下皆然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於物故以興虐政詩序

伊川經義卷三
謂百姓不親相攜持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考詩之辭
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風既涼冷必
將至於雨雪既尚威虐必將殘暴於人也以恩惠相好
則攜持而去耳虛寬貌徐緩也雍容之狀亟急也只且
辭也言尚可寬容虛徐乎既急也哉涼氣峭聲雩霏皆
雨散之狀行去也歸擇所安而往也同車亦偕行耳但
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已有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
黑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觀其為政
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於人矣君子全身遠害惟恐
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君子偕老

其德之深厚如山如河乃稱象德之服服章之設象其德

位之宜德尊位隆乃稱盛服今子之不淑奈何一章言
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如是而奈何反不稱次章又言
服章容貌之美與德相稱則可尊仰故云胡然而仰之
如天乎胡然而尊之為君乎帝君也帝言以其有德也
三章重陳衣服德容之美誠如此之人乃是邦人之媛
也媛美德之女

定之方中

美建國之得其時制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言相土地之
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
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為皆是也
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序其勤勞以致殷富塞當也
淵淡也當其淡所以成其富盛

蝮蝮

言奔則女就男衛國化文王之道淫奔人知恥而惡絕之
詩人道是意以風止其事蝮蝮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
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猶易之
自我西郊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
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
言女子之義從於人也必待父母之命兄弟之議媒妁
之言男先下之然後從焉不由是而奔就於男者猶蝮
蝮之東故以與焉人所醜而不敢指視也柰何女子之
行而違背父母兄弟乎違謂違背不由其命而奔也朝
躋升於西者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故和而
爲雨崇朝不日之義柰何女子反遠其父母兄弟乎如

是之人無他也懷男女之欲耳婚姻男女之交也人雖
有欲當有信而知義故言其大無信不知命爲可惡也
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
爲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
也以道制欲則順命言此所以風也

相鼠

相鼠之爲物貪而畏人舉止驚擾無體態故以與人之無
禮儀視鼠之有皮革以成其身有牙以完其形具形體
以成物而動作如此猶有人之形質而無禮儀容止不
若死也

干旄

卿大夫公子多好善者賢者受其禮意之厚當以善道告

之詩推其意知樂告也干旌注旌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彼姝美之人謂有美德者受其禮意如是當何以畀之知其必告以善道也紕疎布之狀組錯密之狀祝疑爲竺厚積之意馬四至於五六馬帛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始畀之畀與也謂答之中與之謂交親之終告之謂忠告之待之益至報之益厚是爲樂告也郊野外都邑城國中好賢益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亦遠避也

淇澳衛

淇澳之地潤澤膏沃而生綠竹竹生物之美者興武公之

美內充而文章威儀著於外也有斐斐然文章貌君子有文章由其在學以自修如切如磋言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以象治玉譬人之治學修身瑟兮惻兮惻莊栗貌赫兮喧兮成德顯著於外也故云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言文章君子盛德之至善人不能忘也此首章言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然二章言其威儀之美服飾之盛三章言其成質之美如金錫圭璧然寬兮綽兮寬弘裕也綽開豁也重較大車言其多容而任重如大車也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飾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爲虐也猗猗言竹之態青青言其色如簣言其盛密比爲簣綠竹竹也淇澳所有

考槃

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淡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

碩人

碩人大人尊賢之稱賢一頤頤容質之偉盛言其位尊服飾之美又陳其家之貴盛德容之如其來也禮數之備至近郊而說止復整車服而後入如朝君為之早退以與夫人燕處見禮之之重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既盡言夫人之尊位重因以河水興人情故縱難制所以致嬖妾上僭而薄於夫人洋洋浩蕩活活流激貌河水如是故施眾不安強大之魚不能制也君情放縱故禮法不能制葭莢與眾多庶姜眾多孽孽不順如葭莢然士大夫莫能正有去而已

君子陽陽

簧為樂之器房安息之所苟自為樂又招其類由安息之所也翺舞所持自為歌舞又招其侶由傲樂之道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而已

揚之水

周人勞於戍申而怨思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母家耳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也人怨宜也况天子當使方伯鄰國保助之豈當獨勞畿內之民故周人怨諸侯之人不共戍申也彼其之子謂諸侯之人申甫許皆申之地名揚之水瀾也淺故激力不足以流薪與力不足也楚蒲益輕言力不足愈淡

中谷有蕓

蕓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澍而後能生故曠則乾矣與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始章歎其遇艱難次章歎其人之不善歎長吟也悲恨浚於歎矣卒章笑其思義之素薄非由於今也故云何嗟及矣其怨益浚也曠其濕矣當作隰矣亦乾也

丘中有麻

丘中宛宛平窳之處地之美者也麻可衣麥可食宜植丘中與賢者宜在朝則能養於人彼謂不賢者乃留於朝子之賢反窮處而咨嗟故思望其施施而來次章云彼乃留而子反歸鄉國思望其來食於朝李者徒能替人之口而不能養人之物丘中反有李乃比不賢之人也

佩者外飾玦非真玉彼留之人所貽我者徒文飾而無實貽我及人者

緇衣鄭

武公父子相繼爲王司徒善於其職國人美其爲國君而能好善道享服章宮室祿廩之報也緇衣卿衣也宜言其稱敝又改爲言久其職適其館授之宮室授之粢賜之祿廩予謂王朝還更也今人言還知還解若還皆更義還予猶予還既授之居復賜之祿也蓆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享此皆善善之功也

子衿

衿青學者之服青青舉家之辭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及求於

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遂爾
棄絕於舍道乎世治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
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
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
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
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爲自棄之人
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佩爲
青組綬挑輕躍達放恣不事於學則遨遊城闕而已賢
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
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

東方之日

齊

齊國政衰君臣皆失道故風俗敗壞男女淫奔日興君月

興臣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
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俗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
明而昏也日出當明而姝美之人在我室所以在我室
履我卽而來也卽就也謂行跡履我跡而來奔也月出
亦當明照而姝美之人在我門內所以在我門內履我
發而來奔也發行步履其行步而來奔也由在上之人
不明容此姦慝也

東方未明

政亂無節動非其時或早或暮無常度也挈壺氏司漏刻
而朝廷典居不時是其職廢也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
刺是官也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矍知其爲限也
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爲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以知

其有限見之則躍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然無節之甚樊籬也營營青蠅止於樊是也

盧令

君荒於田獵故百姓苦之詩人陳古之賢君畋狩以時百姓見則善而美之

園有桃 魏

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知其實以為殺與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謠誦詠之為謠不知我者謂我驕

慢彼人如是子曰何哉蓋未之知也故言我心之憂人莫知之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至深切也棘尤賤物可用以食也行國猶駕言出游所以寫憂罔極不中也

無衣 唐

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美也六七衣之數或曰繼世之君比受封有降然不知六七者何物也煥煖亦謂安耳

葛生

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序為誤矣好攻戰則多離濶之恨葛之生託於物薇之生依於地與婦人依君子誰與獨處 是兩句誰與乎獨處而已獨且獨處至且也晝夜之永

時思念之情尤切故期於死而同次乃不相離也

采苓

首陽山生堅實之物故以典讒誣不實之人山者物之所
生故采必於山苓生於山顛苦生於下藟山陽之平
地又各其所也典采言必於誠實之人下因誠於信讒
之人造為巧言且無用信之又重誠曰置之置之且無
以為然人之造為言者皆讒誣不實何所得乎謂不得
實事也

蒹葭

蒹葭蘆葦衆多而強草類之強者民之象也葭待霜而後
成猶民待禮而後治故以興焉蒼蒼而成白露為霜矣
伊人猶斯人謂人情所在人情譬諸在水之中順而求

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則艱且遠淒淒青蒼之間也未
晞未凝也猶禮教之未至采采茂盛未已方濃之狀未
忘禮教也禮教未立則人心不服而俗亂國何以安乎

終南

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
尊崇必有令德條梅美材也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
其容貌稱人君之位至此耳不必自外至也紀稜
角堂平寬紀興禮法堂興德度山必有紀堂君必有禮
德故宜其服稱其位當修其身修其德保其位故曰壽
考不忘也

晨風

序言始棄其賢臣詩中又見其不求賢之意歟飛疾貌以

晨風興君子者取其來去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
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如晨風之疾也林木
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故人君
未見君子之時當憂心欽欽然念恐已之有未至也人
君當如此而如何今乃忘我之多乎此詩主賢者見棄
之意而言故云忘我欽欽不懈之意如何如何歎其如
是也上章言朝廷有道則賢者歸之下章言當念下之
有賢才也櫟山之所有也而有茂盛而苞者衆人之中
固有秀異者矣隰有六駁亦然六見其盛多也義亦苞
聚之類如下之有賢則當求而用之故於未見則憂而
靡樂如何反忘我乎櫟櫟亦然言樹蓋其茂大者乃成
樹耳欽欽靡樂如醉淺淡之次漸言其至也

無衣

不與民同欲故民疾上之爲詩人言爲君當與民同欲也
能同胞則雖寒不怨矣若推同胞之恩則民亦同上之
欲王于興師謂若以王道興兵則百姓皆修其戈矛與
之同仇矣澤猶今謂汗衫之類

墓門

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荆棘生故以興
焉墓門墓道之門也有荆棘則當以斧斤開析之他才
不善宜得賢師良傳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良衆皆
知之而不去之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自他幼小不擇
師傅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如是乎前章言
有棘言他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淡咎輔道之使然梅美

木雖美木生墓門荆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
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夫也不良詩人作詩以
告責之告責之而不我顧必待顛沛當思我言

防有鵲巢

起土為防壘以為疆場之限上植以木於是鵲往巢焉有
叢林之蔽翳則鵲巢之興人心有蔽昏則讒誣者至即
丘也謂丘原廣平之處則有蒼生之美草興人心高明
平夷則來善言俯謂譎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
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賢善也中唐徐下之地无
礫所聚也興處汙則不善者從焉鵲文草也吉言美也
揚揚懼也

匪風

檜

亂極思治人情所然風者天之動以興上政車者人所為
以興民俗天氣順則風時上德修則政舉法制備則車
成政教衰則民僻故以興上下焉匪風不和之風匪車
無法之車發迅烈偈軒輕不定顧瞻盼戀思而傷但也
飄回旋嘯輕搖弔傷憫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興善政人
所思誰能烹魚以食人人將喜而助之誰能歸從周之
道人將樂而與之懷相要結也好音和聲喜樂相從也

蟋蟀

曹

蟋蟀朝生而暮死以興國將亡不能久也蟋蟀之羽羽翅
稍猶曹君之奢靡衣裳楚楚然鮮美胡能久乎故憂其
安所歸處也翼翅也采采華節息止息掘閱升騰游翔
之狀如雪潔白也說文經文說駕皆用說字憇也亦有悅

義故通用

候人

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則所用多小人其進者非一也
獨取候人而言者蓋時用者其微有自候人而升者故
取其甚者而言耳彼候人者使荷戈殺以守疆場乃其
宜也如彼之人乃使服大夫之服又至於三百之多所
以刺也三百言其多爾如三百屨三百困曹國之小豈
容有三百之多左傳乘軒者三百人蓋因此詩也鶴乃
在梁不濡而食與無功受祿不稱其服章之美待遇之
禮遂稱也卒章與小人之無所取蓄蔚草木之盛鬱茂
之狀朝躋乎南山者以草木之盛有所取也饑渴乎黍
女者謂其有婉孌之容也今小人無德儀可取俯為而

近乎

下泉

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
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
皆不得其所也稂蕭著皆下澤所生愾然既寤而歎念
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詩也其卒也又傷無賢伯
以糾率之故致如是芄芄然盛之黍苗蓋陰雨膏澤使
然四方諸侯能勤王事由郇伯勞免之故也郇伯古方
伯之有功者

爾七月

周公為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
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大火流下歲過中而行暮矣當

有卒歲之具禦冬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為首章也一一
 陽之月也一之日猶云冬之日夏之日也同我婦子我
 婦子同來致餉也盡室從事耕作農官至而喜之也春
 日遲遲采繁祈祈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再云春日
 遲遲上巴云春此道人情之感時也女心之感不山一
 字而由遲遲故重言之繁之用云生蠶正義云今亦用
 之應是也祈祈眾多祈祈如雲女勤力蠶事勞且傷悲也蓋
 所以為衣裝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
 八月萑葦亦蠶備也蠶月條桑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
 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言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川
 斧斯亦預備其器具也伐遠揚以倚女桑皆用斯斧我
 朱孔陽言染為玄黃之色我特致功於朱使鮮明蓋所

以供公上為公子之衣裳故也為公子裘獻豸於公皆
 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其同謂會聚共
 事也續續之義謂修肄也後我稼既同謂收聚也斯
 蠡莎雞蟋蟀說者雖為三物然考詩意恐是一物隨時
 異名耳動股始躍振羽翅成穹室東山中○嗟我婦子
 歎其勤勞歲事既終又復為改歲之事歲暮入居室也
 自六月食鬱及薺已下果蔬棗酒皆為養老之具七月
 食瓜已下皆為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諸種皆入
 農事畢矣故歎我農夫之勤勞又復執宮功也上入遷
 入都邑之居也乘屋蓋治也綱所用蓋屋鑿冰必在歲
 末而藏之須待春至故云三之日納於凌陰藏冰所以
 備著而開冰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其蚤用之於獻

羔祭非時夏頒冰是其後用時也朋酒斯饗歲功既畢
朋聚以饗其樂殺羔羊謂盛禮公堂公為眾人會集之
所鄉校是也稱兕觥祝觴之辭民相與為樂祝以壽考
也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
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
始有也

鷓鴣

管蔡流言及叛是亂也成王幼而未知周公之志公為此
詩告以王業艱難不忍其毀壞之意以悟王心此周公
出征救亂之心作詩之志也此詩章句不完莫可究其
全體據所存而言之可也鷓鴣惡鳥呼而謂之爾既取
我子矣無更毀壞我室鷓鴣喻為惡者子喻管蔡室喻

王室管蔡骨肉而與之為亂是既取我子矣母更毀壞
我王室也恩斯謂情愛勤斯謂篤厚以骨肉情愛之心
篤厚之意養鬻育字通用子之道可憫惻也今乃取之其毒
甚矣此皆謂鷓鴣之言不知謂之者主何物也迨天之
未陰雨而下言自為安固防閑之道澆至如此而尚或
侮之興禽出而謂曰汝下民義不安拮据持捋貌捋茶
披折貌疑其義然蓄租積取也卒瘞致病也所以如是
勞苦以未有室家也興成王業之艱予羽尾殘敝然後
成室翹翹然高壯貌既其成就之勞如此故為風雨漂
搖則其聲憂懼此周公之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

東山

完言其完師而歸無死亡之患也思謂念其勤勞思其廬

室荒廢也東山所征之地淮夷也滔滔紛紛不窮之狀
言其久也陰雨則行役尤苦濛濛之時羈旅愁慘我在
東而念歸則西悲謂懷西而悲也制彼裳衣治歸裝也
士事也孔聖鼎銘曰枚歷也枚十勿事行枚言當歸也
蠋卷在葉中居如士卒之獨處自休其身敦然獨宿於
車下也烝上比也猶云升也蠋在葉中故云烝在桑野
其在外之久往來之勞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下夫
于役田事廢室廬遂荒果羸已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
此叮嚀廬傍畦壠爲麋鹿之場也不可以荒毀爲長常
以爲懷也此言與勿士行枚皆人情之正當然有自勉
之意垤丘垤也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歎又
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

也穹窒鼠穴穹空也窒所壅土也念其將至而灑擗前
切復恨其畱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有敦圓成之
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粟薪之上粟薪堅木以其苦人
所不取常在其所施於堅木言繫之固以此君子于役
久畱滯不還言如苦瓜而繫堅木也自我不見今三年
矣四章言歸而及時成婚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
之羽鮮明婚姻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駮有文彩也
親結其縞女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
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

破斧

是詩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周公也而云惡四國四國
爲亂何足云惡也斧也斨也以及錡錄皆人之所用建

國封親制典禮立政刑皆為天下之用猶人之有器用也故以斧為興言既破毀我斧又將缺我斨矣斨方孔而大者商奄始率管蔡為流言遂以彼將益動天下以傷壞王業惡日以滋當速誅也周公所以東征四國是皇也釋皇言匡正也周公之心勤勞王家如是可哀也其德亦甚大矣將大也我人猶云我公也云斯人可哀迫切之辭錡斧屬言益將有害訛與吡同動也或寢或吡振動於四國為是四國之亂振動恐其益亂天下嘉善也錄不知何物要之器之大於錡者道逕急也加切於訛休美也哀周公之忠勤謂之甚美所以刺朝廷之不知也豳詩七月陳王業鴟鴞遺王東山言東征破斧伐柯九戩皆刺朝廷之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淡之異觀詩可見狼

跋美不失其聖

伐柯

破斧言周公之忠勤憂四國之亂天下征之之急如此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之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斧也柯也二物合而後成用故以興君臣夫婦之合伐柯匪斧則不能娶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二章言其道伐柯其取則不遠所執而伐者乃柯也以之為則則是矣今欲反周公取則於周公可也周公者動必以禮者也亦當以禮致之則周公可得而觀見也故云我欲觀見之子惟以禮乃可籩豆禮器所以行禮語云俎豆之事籩豆有踐謂禮儀是用也

九罭

周公為詩遺王王未知周公之志故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道是伐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九罭網之固密者也鱒魴魚之美者詩云公河之魴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觀之子當用上公之禮服往逆之文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夫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迎也使公不得所於外於汝信安處也矣漢責在朝廷之人也宿安息也不復謂未還舊職四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朝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用也無以是服逆我公歸來無使士民之

心悲思望公也

狼跋

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檻於機穽羅繫前跋後蹙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退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兀兀然也碩大也謂崇大之位膚美也謂盛美之德孫者避而不居也其謙遜不以崇高聖智自處所以天下稱聖處危而安也兀安義兀之立名取其義也此大舜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

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唯其處已也夔夔然有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蹇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不失其猛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乎且上二句言跋言蹇實有凡凡不暇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此詩在六義比

小雅 鹿鳴

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於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謂乎與二南同也燕羣臣嘉賓則用鹿鳴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呦呦和聲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草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言其相樂又以幣帛將其誠意故云承筐是將承以藉之筐以貯之既有誠樂之厚意則人心感悅而相好以此示我之列位故人勸而得盡其懽心次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三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

四牡

四牡之義憫使臣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周道猶通途也倏遲回遠豈不懷歸乎以王事不可廢敗心傷悲念此也駢駢不止嘽嘽迅疾駱馬強而耐遠雖翩翩能飛之物蓋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

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遑將父將事也卒章
勸以義也駕而馳驟不息豈不懷歸以王事不可廢敗
也是用以此義作歌以告其母父則知義母主恩故以
義告之豈不懷歸言使臣之心是用作歌將母來諭作
是歌使以此義告其母也

皇皇者華

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
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有光華皇皇猶煌煌光采之
狀皇華之光明於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
為興於彼原隰言高下皆同其光華征夫使人駢駢後
健之狀惟恐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駒騏駼駟皆以
俊言濡鮮澤絲條理沃若既均皆整順之狀諷諫詞也

前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常棣

此燕樂兄弟親睦宗族之詩不因管蔡而作也常棣今所
謂玉季花花萼相承甚力故以與兄弟鄂不韡韡韡韡
鮮華壯盛之貌不當作拊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
生相親力相承與人之莫如兄弟也次章敘兄弟相賴
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
離散羣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三章言兄
弟相須之急猶鵲鴒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
也每有良朋猶豈無他人每有猶亦有也况也永歎校
之則可永歎也骨肉不能相為而求他人是可歎也四
章重明兄弟之親義不能忘譬之兄弟狼鬪於墻雖有

不睦之心猶將外禦其侮若他人則衆人之分也無兵戎之爲之義五章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六章勸其相宴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飲食既足兄弟既偕來當和樂且孺也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孺親慕之義和樂而相親慕也七章言兄弟相樂則妻子好合其和如鼓瑟琴兄弟既志意翕合故其和樂久而不厭卒章言能如是親睦其宗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孥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伐木

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爲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尚有此義况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敘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義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也朋友故舊篤則民德歸厚矣二人伐木更運斧斤聲丁丁相應相須以成其事賦此可以見朋友之義繼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與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聲鳥鳴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次章因鳥以興朋友之義相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常久不渝可贊於神明和謂相好不謂不變三章陳伐木共力因相聚飲食見歡樂厚篤之意許許衆人共力之狀因聚衆共力而其酒食相樂也先儒以蕝爲美未喻是否伐木之際尚醴酒相樂况

既有肥粢當以召諸父也寧其不來無使我恩意不至也諸父諸舅謂朋友故舊也四章陳厚意以具飲食酒埽精潔盛陳簋器况既有肥牲當以召諸舅也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之罪五章重陳此義之不可不然伐木于峻阪尤須衆力故釃酒之多况乎有盛其籩豆成列當以燕樂兄弟無相疎遠兄弟朋友也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厚朋友故舊之禮乾餼不相及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卒章陳所當然者有酒則我酌之無酒則我酌之以至鼓舞我爲之我及暇時則相與宴飲以篤恩義

天保

恩惠周物君之天下也歸美於君下之報上也天保之詩

盛陳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天保定爾君位其安固也俾爾單厚何福不除除更新也日益之義俾之多增益莫不繁庶次章重陳其盛既保定爾俾爾享福至無所不宜受天之百祿衆福又降雨以遐遠之福惟欲其長三章言既受天之福祿莫不繁庶如山阜崗陵如川之流聚莫不增盛四章言既享豐盛之福用報祀其祖先得無窮之壽君曰卜爾君使卜之設辭也五章言其所獲神之至謂降鑒則錫爾多福民所實有則日用飲食謂享其豐樂質實也羣衆百族皆化上德六章言其德光顯無虧庇覆生民恒亦猶升言光照遠廣如南山之無虧崩如松柏之茂盛無不承其庇覆

采薇

文王之時有昆夷玁狁之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敘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役之候也曰歸曰歸浚念歸時在歲暮也作止生出地舍其室家不遑暇起居以玁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薇始長而柔矣行期將至也念歸期之遠而憂也憂心烈烈如饑如渴戍事未休已念誰使歸問安否薇壯而剛矣且當行也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監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首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厲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彼爾猶云於彼

與彼路同常棣之華華萼相親與下盡力以爲上言當如常棣然也彼路何也乃君子所乘之車也君子則知義矣總強盛之車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速五章再言駉駉強盛貌付與之重依依上所處也駉從動之義人之駉身行則從動也駉是足肚也言君子小人從其所處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旣臨其衆則整練其車甲修治其器械弭服是也日爲戒備玁狁之事甚急故也先言勞苦憂傷以盡其情次陳之以義以堅其志戍事盡於此矣卒章言歸以憫其勞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遲則見其思歸之切心如饑渴其傷悲甚哀人莫知也此據小序爲說於義無害然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

於義不然則采薇等二篇或非交王時作乃武王成王時作南仲不知何時人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畱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出車

勞將率之旋也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在歸功將率首章陳出車于牧王命之征赴事之急不敢寧也謂我命我也次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于郊行矣旛旐旆旌華盛旆旌垂委之狀胡不猶莫不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爲之意瘁三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赫赫德名顯盛

襄上也謂勝彭彭衆多央央華盛主言城而勝玁狁禦戎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擊爲先其事卒矣四章言其歸敘其久戍也以多難故不遑起居豈無思歸之心畏法令不敢自遂五章復言出兵而衆和爲一方所僉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之代西戎也觀此詩意疑似當時西戎兵不加而服玁狁兵加而服或止於小大亦不可知卒章喜其歸因敘歸時景物和妍其歡樂可見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醜徒衆

魚麗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令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

文武以天休以上治內以下傳詩者之言也不可取鬻
魚筍之易作者麗於鬻者亦美大之魚也見其盛多魚
與君子之酒皆美且多多且旨同旨且有多止云酒多
有有富有之意物多可嘉也有而能備禮也盛有及時
也明王在上養育萬物莫不盛多故美之也

南山有臺

此詩樂君臣俱賢邦家榮盛爲福之長也南山興君北山
興臣臺萊皆草草之衣被於山成蒼蔚之美盛猶君子
爲邦家之基本萬壽無期重言爲福長久桑楊充用之
物言山生財以濟用興君子爲邦家之允榮無疆猶無
期杞李可食之物興君子養人如父母德音不已言令
聞無窮栲栳木之高者益山之高興君子德音茂盛遐
不脣壽猶云不遐遠脣壽乎栲栳木之尤高大者興君
子德澤長遠至施及後世故云休艾爾後

淇露

淇淇厚濃之狀露之濃厚匪日出則不晞興燕樂恩惠之
厚不醉則不歸也厭厭足意之義豐草柔從而盛者以
興同姓之親在宗載考在同宗成歡樂禮數也杞棘卑
下之物興小國諸侯言諸國之君皆明信君子承王惠
澤莫不修德以奉上忠順之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其
桐梓之上二物之茂盛其實離離然言大國之君承王
惠澤莫不皆修其令善之儀先親次小後大德澤所懷
其序然也離離猶累累

采芑

芑美菜地力壯盛則可植美菜興文武之將甲兵之強則能成茂功薄言發語辭采芑於新田舊畝皆地方盛處方叔所總臨三千乘之衆師干猶今云兵甲試肄習也衆且練也率止往征也言四騏翼翼壯健路車儀飾之盛次章重言之中鄉亦美田旂旐央央言整肅首章言肄習次章言整肅蓋其敘也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三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趣舍有節言隼之急疾亦集於所止以興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鉦人擊鉦者代鼓擊鼓者方叔行師有鉦鼓爲陳師鞠旅之節鞠止也遂美之言明信之方叔其伐鼓也淵淵平和不暴急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綏之

狀振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蠢動而無知之義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爲仇方叔克壯其猶故征而執獲戎車之盛如雷霆方叔之明信自伐獫狁時聞于四方故荆蠻畏威來服

車攻

文王撫有四方四方一作武至是盛矣故云復文武境土也此詩美其修政事治車甲因田狩而簡車徒諸侯順從軍法肅治如此故能成中興之功先王之政後嗣所當守失則罪也故詩春秋於復古之事不加美辭此詩但稱其復古也吉日則言美矣既攻謂堅治既同謂調一孔阜爲肥壯之子猶云二子指所任者囂囂盛衆貌有繹聯屬決拾不知是一物是二物助射者傾助也射夫衆

詩經卷之三

射者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助我助斂禽者舉芋土賣切
衆射夫助舉見其多不倚不偏不失持中範也蕭蕭馬
鳴悠悠旆旌詠肅靜如此徒御不其警戒乎庖厨不其
充盈乎承上言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
信哉君子之治戎其成如此之善

吉日

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因美之更稱其接下
得羣下之自盡詩中所陳是也戊剛日之吉既伯既禱
祭馬祖而禱之伯爲馬祖據爾雅之文戊日祭禱庚午
于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皆羣下
盡力奉上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先王接下之誠意發小
疋瘡大兕言所獲耳不須爲多說也大兕牛類今西方

一有之鹿牛

庭燎

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
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
於始也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
於終也夙興視朝固有常節始自於夜之未央任其勤
而不知節也無節則早晚不能常也故次云未艾向晨
也不惟見無常節且知其必將怠矣此所以方美其勤
而遂以箴之也箴之於事如鍼砭之刺病矣夫中也艾
向盡也晨曉也將將鸞鈴聲噦噦車軫會聚聲光明之
盛晰晰明也輝光之散也

白駒

刺不能用賢賢者去而不留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俊者
古文千里駒又曰白駒過隙白色之貴者以貴色之俊
一馬與賢德之才士場圃所食非常苗必美蔬也白駒當
食以美物賢才當待以殊禮白駒則維繫之不使去雷
玩樂以永日唐風云且以永日人暇樂則日永也所謂
伊人者宜使於此逍遙豈當使遠去也藿蔬之葉夕猶
朝也賢人君子當使於此為嘉賓賁然充彩來思思其
賁然而來也上二章言賢者當在朝廷此一章言思其
來思其來是不在位也爾公爾侯謂公卿在位者但逸
豫無期度不思求賢致治之道乎戒使欽慎優游無所
事之際當勉強思天下之有潛遜之賢者而進用之也
三章思賢者之來是不在位也卒章言其遠遜而思之

之意遠遜空谷處窮困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
已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賢者
既遠遜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問而不見絕也曰
毋自貴重其音聲而有遠棄我之心

白華

幽王寵褒姒而黜申后周人為之作詩以刺王王字誤作
一后字序自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
也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白華則漚以為菅白
茅則用之褻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所興尊卑上下
各有其分今王亂貴賤之序而遠棄我俾我窮獨失所
也之子謂王也英英白雲雲之貌天之道雲蒸露降則
菅茅皆被其澤王如以道則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

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也天步時運也猶如也滌池北
流小水微流也尚能浸溉稻田王之崇高尊大而反不
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滌池名無源
易竭之水樵彼桑薪桑薪之善者樵彼桑薪不用而我
烘於熨竈與王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於嬖人也維彼
王之崇大而所為如此所以勞傷我心言之子者直謂
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為如是也鼓
鐘于宮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鼓鐘于宮中
而聲聞于外今我中心念子慘慘然憂盛而曾不感動
視我邁邁而去邁邁去遠不顧之意驚之在梁鶴之在
林皆其所也今王使我不得其所是以傷心駕齋雖者
右翼掩左是雄之常也今王為夫之道乃不常一二其

德謂初終改易也扁乘石之形設乘石以為高也而反
覆卑興王捨后之尊而寵微賤之人也之子見遠使我
困病底病也此詩八章有次序更不煩解第四章中印
字訓我也謂幽王我却烘於熨今俗語如此

大雅 旱麓

言周家承受先祖之業也后稷公劉積德於始世修其業
至大王王季重修百福以干天祿也申重人為善而獲福
修善乃福也為善而獲福所謂自求多福乃干祿也瞻
彼旱麓旱山名麓山足高峻非生物之所麓乃百物所
聚生也瞻彼旱麓之榛楛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興
此周家之愷悌君子承其先祖愷悌之道所以興盛受
福也榛楛旱山
所有之木瑟彼玉瓚此章言先祖積德必有善承

之子孫也瑟密義謂續密溫潤之玉瓚其中所盛必黃
流也愷悌君子則福祿所降必有賢子孫也瓚圭瓚玉
器黃流鬱鬯也鳶飛戾天此章言先祖之德可以作後
人也鳶飛戾天典上得其道謂先祖魚躍于淵典下得
其宜謂後嗣後嗣之賢自先世之貽謀故愷悌君子遐
不作人作興起之於善也言不遠作人於善乎清酒既
載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先祖饗其成
功也載事謂造也後人載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
享報而子孫受福也故云以介景福介至也謂以來大
福也瑟彼柞械瑟然密茂之狀前章言先祖享成功之
報此章重明成功由先祖之力柞械之所以密茂由人
焚燎而然今之君子成其王業亦猶神勞力於昔也神

指先祖今人種榆亦焚之使茂莫莫葛藟前章言由先
祖之爲此章重言率循先祖之道莫莫葛藟柔曼茂盛
之狀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與君子率循先祖之道以
干天祿不回謂無邪回他道也此詩所稱愷悌君子或
目先祖或謂子孫觀文意可辨

皇矣

此詩美周家所以興王業故言天監代殷莫若周然此詩
主意在美王季終言王業之成而盛述文王之事序因
云世世修德莫若文王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皇大也
臨視天下有赫赫威明也下章云王赫斯怒監觀四方
求民之莫求民所定也此泛言天祐下民作之君長使
得安定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惟

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
謂失君道也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
究尋究也度謀度也上帝者之增其式廓者致也頌云
者定爾功上帝者之謂天命所歸式廓謂規限也猶云
規模範圍也天命所致則增大其規限自諸侯而升天
子由百里而撫四海是增而大之也憎字與增同憎心
有所超也義與增通矣乃眷西顧此惟與宅上泛言天
道如此上所云求德可安民者大而王之故其眷西顧
而歸於周此維與宅謂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也作之
屏之上章之末言天命歸周此言其居西上所與之業
其去惡養善生息其人民皆以養治材木爲興作之謂
拔之屏之謂去之作屏之者其蓄其翳也蓄立死翳自

斃意者立死則全枯翳謂枝幹之死耳故蓄上配作之

翳上配屏之作并根出之屏伐去而已夫人之爲惡以自亡故以自

死之木與之修之平之修治之也叢生曰灌行生曰樹

故字以列謂修治其叢列使疏密正直得其宜此興平治民

物各得其宜也啓之辟之謂芟除也檉楛檉河柳也必

芟除而後茂盛此興養民也上四句止言所當去者及

行列至此言檉楛乃興民也二木常木衆多者故以興

民攘之剔之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檉柘待用之

木以興養育賢才也帝遷明德串夷載路上述其治矣

此云天監就其明德其治如此串夷載路也串循順之

義穿物一貫爲串字形亦然夷平也載路猶滿路謂充

塞也周家之治順平之道充塞也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
易也言天命終歸之必成王業也帝省其山此章將言
王季受命配天之事故再言帝省其山以見其所爲之
可以配天也帝省其山言天視周家之治以山爲興也
柞棫常木與民松栢良材與賢才拔長盛興生民繁庶
允潤澤興賢才得其所帝作謂天道邦作謂人君之爲
人君之德能與天對合者自太伯與王季也○太伯雖
不爲人君然其爲與王季相須皆周家之事王季之治
能對天而山太伯與之固故云自太伯王季也維此王
季因心則友又述其事也因心者出其天性也言王季
天性友愛其兄故其兄賢之而讓之國卒受天命興王
業之篤厚周家之福慶又成其兄讓德之允顯也載辭

也錫與也謂與其兄之允顯受天福祿保而不失以至
奄有四方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此詩本意在美王季
故其言太伯之讓皆由王季下言文王之事亦歸本王
季也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此章述王季之德帝度其心
謂天鑒其衷誠也貊其德音貊字之義疑是大也德音
德聲也其德聲既大而其實德克明非徒能明又能類
類肖也今人能知而弗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
是非誠有也言王季既明又能類所以爲至德長謂能
居長上之道君謂能君撫人民興王此大國克順又克
俾順謂順道俾化民貽後皆是也夫身不行道不行於
妻子已能順道然後能使人王季所以能化民成俗貽
厥子孫也故不特俾民遷善而已又俾其子文王守其

德而不失故無悔也既受天福祿而能施及於子孫此二句結之而下述文王之事也帝謂文王上章之末言王季之業施於子孫此章言文王承王季之緒復受天命終成王業也至文王而有救民征伐之事畔援黨比也畔近岸援攀援欲欲之動也羨愛羨誕與但同義登岸既濟之義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爲強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於是密人不恭拒我大邦之命既侵阮而又往將侵共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依其在京依憑也京周國文王本據周地以興侵廣土疆自阮而始謂密侵阮文王救安之遂歸服也開

地益廣至於岐隴高山皆有之陟我猶云廣我疆宇至登高岡也矢陳也謂墾闢言人無耕闢我陵阜乎陵阜皆我之阿也無飲我水泉乎水泉皆我之池也言皆屬其有也其地既廣於是擇高明之處而安居之度相其鮮原鮮原謂高明之地得其地於岐山之南渭水之傍將猶傍也謂其傍建其都邑其德爲萬國所歸向是天下萬民之王也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上章言文王開拓土宇天下歸服此章乃言其聖德所以化人如此帝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於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其大聲色也故聖人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其化之感人雖不大其聲色而其應之疾人之惡不及

伊川經說卷三 三十一
長大而革也夏大也言不待遲久而化也民由之而不
知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是不識不知而順夫天理也
此聖人之神化非文王孰能及之帝謂文王詢爾侂方
此章首言文王之化如此章末言聖人之化如此而天
下有昏惡之甚不能化者伐而誅之則天下皆善而王
業成帝謂文王當謀與爾爲侂之方詢謀也同爾兕兕
之國以爾攻伐之具以伐爲侂之崇鉤援登城之梯臨
衝二車皆兵車臨衝開闢此章述伐崇而天下畏服也
開闢徐緩之狀言言猶斷斷也按訟不服之狀凡聖人
之伐未有不俟其革心順服者旣不服然後攻之崇侯
逃惡當文王之徐緩之時則斷斷不服故文王遂加之
兵執訊連連之多連連屬續之狀訊生獲者也安安不

輕暴也馘斬獲也聖人之伐殺其犯順者非輕肆殺戮
也故於馘也安安然審重又爲類禡之祭古者出征類
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言其
當誅伐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又明其罪
惡以著逆順之理是可致所不服而來附其人也於是
四方畏服莫敢侮慢伐而猶不服於是力攻之第第盛
強之狀旣力攻之崇乃仡仡然仡仡壯勇之狀堅拒守
是其惡之終不革者也於是攻伐之肆謂縱攻也絕滅
之忽滅也天誅旣行四方畏服無敢違拂者矣文王之
征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
成也文王有聲言作豐在伐崇之後而此言度居乃在
前章者蓋此章自侵自阮疆言其廣疆宇以至於及遠

建都邑一併盡言之耳非謂事在伐崇前也

伊川先生曰此言在崇前也崇之勢而此言在崇後也

此言在崇後也崇之勢而此言在崇前也

此言在崇前也崇之勢而此言在崇後也

此言在崇後也崇之勢而此言在崇前也

此言在崇前也崇之勢而此言在崇後也

此言在崇後也崇之勢而此言在崇前也

此言在崇前也崇之勢而此言在崇後也

此言在崇後也崇之勢而此言在崇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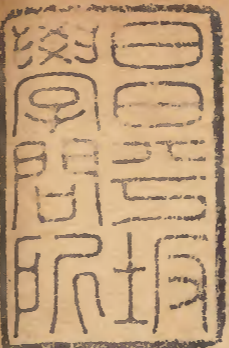
此言在崇前也崇之勢而此言在崇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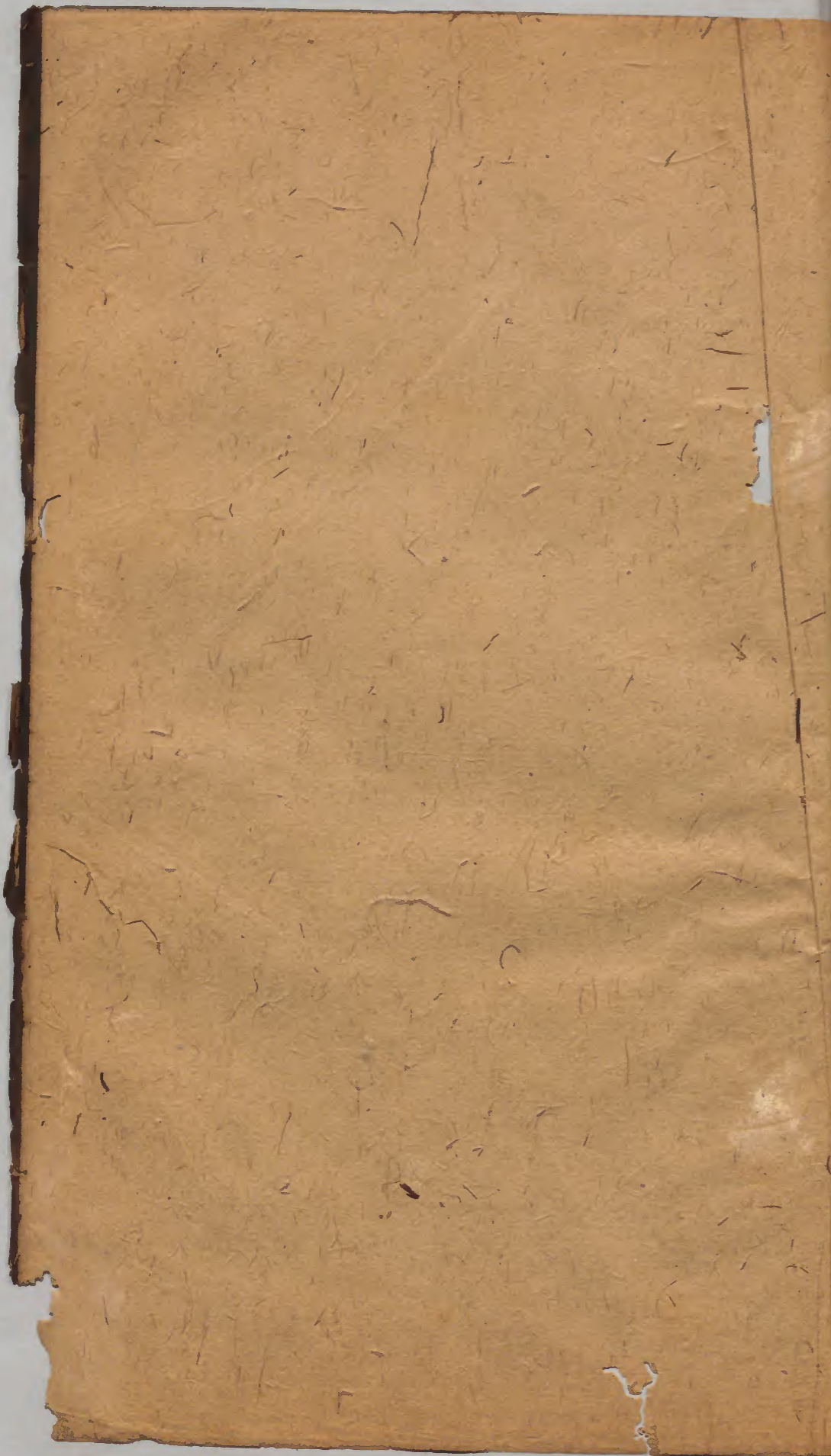
此言在崇後也崇之勢而此言在崇前也

伊川經說卷之三

伊川先生曰此言在崇前也崇之勢而此言在崇後也

寬政彙申





皇朝書目

伊州書目 卷之三

建都世一不盡言之耳非謂事在後崇祿也

